

藏地情

毕淑敏◎著

清冽的风款款流过野犁

裙裾与长尾飞扬如帆

独行的狼也优美地驻足张望

一朵杯形花儿兀自低语

沿一条向上的路

我们走去直抵最接近

苍穹的地方……

每当风将息，雪将飘的夜晚，

我会听到一个轻柔的女孩子的声音，

「你知道这块祖国最高的土地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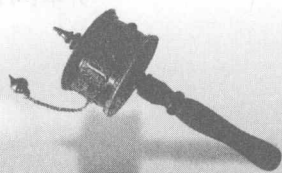
为什么叫阿里吗？」

中国物资出版社

毕淑敏小说精品集

藏地情

毕淑敏◎著



中国物资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藏地情/毕淑敏著. —北京:中国物资出版社,2009.5

(毕淑敏精品集)

ISBN 978-7-5047-3053-4

I. 藏… II. 毕… 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34158 号

策划编辑 于胭梅

责任编辑 邹绍荣

责任印制 方朋远

责任校对 孙会香 梁 凡

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发行

网址:<http://www.clph.cn>

社址: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25号

电话:(010) 68589540 邮政编码:100834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:19 彩插:2 字数:288千字

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047-3053-4/I·0037

印数:0001—8000册

定价:29.90元

(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读者



说穿了，魔亦并不可怕，当它不由分说就宰割着你的意志和作为之时，而时残缺，我们只有悲楚绝望。但当我们摸破了魔亦上的铭痕，打碎了那些陈腐的“应缘”，魔力就在一瞬间倒塌。随着魔亦崩塌，代之以我们清新明朗的心态。

魔由心生。时时检点自己的心灵宝库，可以储藏智慧，可以储藏经验教训，可以储藏期望和安慰，但是不要储藏“应缘”。

我不相信命运，但我相信我的手。

因为它不属于冥冥之中任何未知的力量，而只属于我的心。我可以支配它，去干我想干的任何一件事情。我不相信与掌的纹路，但我相信与掌加上手指的缘。

序一

毕淑敏——作家——医生

王 蒙

1

如果她的署名是阿咪、狂姐、原水爆或者荷兰豆，也许我早就读过她的作品了。

然而她的名字是毕淑敏，这名字普通得如——对不起——任何一个街道妇女。而且她说她从小就是一个好学生，她的数学与语文是同样的好。（总算找到了一个喜欢也学得好数学的同行了，王蒙大悦焉！）她的开始写作源于父亲的建议，而她的戒骄戒躁是由于儿时的母亲的教导。为了写作，她在完成了医学院学业以后又去上广播电视大学的文学系并以“优”的成绩毕业，继而读研究生，获得了硕士学位。（有几个作家老实地这样学过文学？）再说，她同时是或者更加是一个医术精良的内科医生，她对此充满自信与自豪……

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。我本来以为新涌现出来的作家都可能是怀才不遇、牢骚满腹、刺儿头反骨、不敬父母（而且还要审父）、不服师长、不屑学业、嘲笑文凭、突破颠覆、艰深费解、与世难谐、大话爆破、呻吟颤抖，充满了智慧的痛苦、天才的孤独、哲人的憔悴、冲锋队员的血性暴烈或者安定医院住院病人的忧郁兼躁狂的伟人——怪物。

毕淑敏则不是这样。她太正常，太良善，甚至是太听话了。即使做了小说，似乎也没有忘记她的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宗旨，普度众生的宏愿，苦口婆心的耐性，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。她有一种把对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的集道德、文学、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、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。

而在我们国家，常常是杀人之论火爆易红，救人之论黯然无光；大而无

当之文如日中天，诚实本分之作视若草芥；凶猛抡砍之风时赢喝彩，娓娓动人之章叨陪末座。一句话，乖戾之气冲击文坛久矣，恨比爱强健，斗比和勇敢，骂比分析痛快，绝望比清明时髦，狂妄比谦虚现代，乌眼鸡驱逐掉了百灵与夜莺，厮杀的呐喊遮盖了万籁，而与人为恶的文风正在取代与人为善的旧俗……

所以就更显得毕淑敏的正常、善意、祥和、冷静乃至循规蹈矩的难能可贵。即使她写了像《昆仑殇》这样严峻的、撼人心魄的事件，她仍然保持着对每一个当事人与责任者的善意与公平。善意与冷静，像孪生姐妹一样时刻跟随着毕淑敏的笔端。惟其冷静才能公正，惟其公正才能好心，惟其好心世界才有希望，自己才有希望，而不至于使自己使读者使国家使社会陷于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里。也许她缺少了应有的批评与憎恨，但至少无愧于、其实是远远优于那些缺少应有的爱心与好意的志士。她正视死亡与血污，下笔常常令人战栗，如《紫色人形》，如《预约死亡》，但主旨仍然平实和悦，她是要她的读者更好地活下去、爱下去、工作下去。她宁愿忏悔自己的多疑与戒备太过，歌颂普通劳动者的人性（《翻浆》），而与泛恶论的诅咒与煽动迥异其趣。至于她的散文就更加明澈见底了。

她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医生，好医生，她会成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。昆仑山上当兵的经历，医生的身份与心术，加上自幼大大的良民的自觉，使她成为文学圈内的一个新起的、别有特色的和谐与健康的因子。

而另外的多得多的天才作家的另一面，实在是文学界的病友。我尊敬与同情我的病友，我知道世界上许多伟大的作家都有病，他们太痛苦了，他们因痛苦而益发伟大了。但同时我也赞美与感谢大夫，为了全国人民的身心健康，我祝愿在大夫与病友的比例上不至于出现太大的失调。有病人也有医生，这才是世界，这才有各种写不完的故事。

不知道这是我的幸还是不幸，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被误解与被攻击的原因之一。我既觉得病人之可哀可叹，又觉得医生之可亲可信，特别是当我给一个比我年轻的作家作序写评的时候，我承认每一片树叶的价值。当然，我宁愿多称赞一点祥和与理性，但我也许又发放了太多的苦口的良药，真对不起。

序二

有许多作家有病

王 蒙

有许多作家有病，例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癫痫，契诃夫的肺结核，杜勃洛留波夫的癯病，李贺与子规(日本俳句诗人)的咯血与夭亡，杰克·伦敦、海明威、川端康成、三岛由纪夫的自杀等。

还有一些作家的疾病没有这样众所周知。他们的疾患更多在精神方面，尽管他们可能是很有成就的作家，但是一读他们的作品，那种偏执，那种自恋自吹、自我膨胀，那种迫害狂，那种抑郁加躁狂的无可控制，那种神经兮兮和白昼见鬼，都令人嗟叹。这里边确实有天才，生老病死的苦痛需要通过这些作家的手生成花花果果，不能因为疾患就忽视他们的天才。但也不能因天才就不敢正视他们的疾患。

我也希望作家中有真正的医生，而不仅是有过成名前行医的记录。疾患越多，对医生的期待就越大。

咱们这里有一个毕淑敏。解放军的卫生员、医科大学生、内科主任、小说与散文家、心理学硕士、心理咨询专家，从小的好学生、好孩子，不那么另类，而是符合主流价值的有为者。

医学是科学。医术是高科技。医心是天使的心、菩萨的心，济世救危，助弱扶伤，杨枝净水，慈悲为怀。爱心是主干，责任是永久，使命是奉献。小说与散文是人的故事和情感，体贴入微，心界万象，人生经验，苦辣酸甜，再加生花的妙笔，成精成色的语言。

心理咨询是新兴产业，是人的悲哀与软弱的证明。生活越是复杂，社会越是精密，节奏越是紧急，竞争越是激烈，心理的负担就越多，就越需要医生的专业，更需要医生的抚慰、疏浚与理解。

读了毕淑敏著的《爱怕什么》，你觉得这些它都有了。它减轻你的痛苦，虽然时下兴的是绞紧你的肉和心。它开阔你的心胸，虽然时下兴的是鼻子底下与脐下三寸那点事死缠不休。它写得细腻而又晓畅，虽然时下兴的是故作艰深。她拳拳而又眷眷，虽然时下兴的是恶毒与残酷的刺激。它合情合理，虽然时下兴的是大言爆破。它告诉你一加一还是等于二，虽然时下兴的是一加零等于三万八千八。它娓娓动听，虽然时下兴的是对于阅读的颠覆。她竭力教给你活得好一点，快乐一点，善良一点，健康一点，光明一点，虽然高烧、病态、梦呓也是一种吸引眼球的行销策略。

如果我有亲戚朋友，我有孩子，我有孩子的朋友和老师，如果他们

都是普通的与正常的人，我都会推荐他或她读这本书。至少，在读一些令人犯病的书之外，也不妨，也应该，也亟须读一点教人健康的文学书。

王蒙

王蒙

王蒙

王蒙

王蒙

王蒙

王蒙

王蒙

王蒙

王蒙

王蒙

王蒙

薰衣草叶

自序

喜欢薰衣草这个词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细细想，也总搞不清究竟被这词语中的哪一部分击中。拆开来看，比如“薰”字，雾霭腾腾的，带着炙烤的青烟和烧蜡的油腻。再如“衣”字，太普通了，棉衣、单衣、衬衣、大衣，琐琐碎碎、婆婆妈妈的。至于“草”，就更平凡到除了绿和小，再无甚可说了。三个其貌不扬的字集在一起，却像山乡小伙子来了个原生态组合，列排站在聚光灯下，无拘无束地引吭高歌，播散出的清新和幽远，力穿你心。

一直没见过真正的薰衣草，只是熟悉它的味道，在各种喷雾剂和香水的飞沫里。终于有一天，在欧洲油画般的山野中，看到了一片绛紫色的云霞在远方浮动。同行的朋友们以为是野花，以为是紫苜蓿，以为是茂密的马兰……突然有一个人恍然大悟道，那是薰衣草啊！

人们大呼小叫要停车，口气之急迫，让不通汉语的外籍司机以为是有人受了伤。车停稳之后，大家高一脚低一脚地向紫色的地毯奔扑而去。

走到近处，才看清这美丽的植物，并不是匍匐在地上，而是安然挺立着，株高大约有1米。顶端是玫瑰香葡萄色的穗状花序，花上被覆着星星状的茸毛，粗粗看去，好像是能磨出紫色面粉的小麦穗。每株有10朵左右的密集小花拥挤在一起，仿佛一群胆怯的小姑娘，抬着头低着下颌，你靠

着我我靠着您，手拉手紧密团结成幽蓝色的香柱。茎干呈灰绿色，窄长的叶片细碎而纷披，在干燥的空气中蛰伏着，好像正在憩息的含羞草……微风掠过的时候，薰衣草就活泼地荡漾起来，仿佛紫蓝色的精灵累了，一展腰肢做起柔曼的瑜伽。薰衣草给人的印象内敛而谦逊。

大家的下一个统一动作就是俯下身去扇动鼻翼，抽吸薰衣草的迷人香气。大失所望的是，除了清淡的草木之气，薰衣草的味道是哑的。徒有虚名的薰衣草大智若愚地沉默着，不肯把些许香氛赠送我们。微风吹过，它们不好意思地摇曳着，好像在祈请原谅。

没有香味的薰衣草，几乎让人怀疑它们的真实身份。有几个人说，也许，这不过是紫苜蓿的变种吧，咱们自作多情了。

揣着疑团回到车上，问过了当地籍的司机，才知道这千真万确就是大名鼎鼎的薰衣草，才知道真正的薰衣草在没有提炼出精油之前，是不香的。于是就想再回头看一眼沉默的薰衣草，可惜起伏的山峦已遮挡住它们紫色的侧影。

长久地挂念着薰衣草，看到紫色就想起了它，它成了紫色的形象大使。某一天早晨，我在自由市场采买蔬果，看到一个老汉蹲在角落里叫卖杂物，面前堆放着一些深绿色的小塑料袋子。我问他，这是什么呀？他说，薰衣草啊。

透明袋子里的黛绿色的草末，好像未晾干的烟叶。我疑惑地问，这是薰衣草吗？他缺了几颗牙的嘴巴不容置疑地说，是。

我说，薰衣草是紫蓝色的，到了您这儿怎么变绿了？

老汉说，薰衣草的花是紫蓝色的不假，但花要拿去提炼精油，精油多贵啊，一般人买不起。我这是薰衣草的叶子，和花的作用是一样的，只是力道弱点。你可以多买一些啊，用薰衣草的叶子做一个枕头吧，淡而清澈的香气，会让你做一个好梦。

缺牙老汉所说的“淡而清澈的香气”这句话打动了我。我不知道是他批发草叶的同时听到的这话，还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。因为这句话，我买了薰衣草的叶子。只是，它们的分量只够装进荷包悬挂在我的电脑旁，陪着我写这篇自序。

薰衣草有良好的药用功效，可以洁净身心平抑怒火，舒展经脉疗治创伤。国外有研究机构发现，如果公司要讨论一个非常棘手的话题，事先在会议室里洒上几滴薰衣草精油，气氛就会变得友善和谐，保不准一个统一的意见就此形成了……

我喜欢薰衣草的清静和舒缓，喜欢它低垂的花和朴素的茎干，喜欢它不事张扬的色泽和静祷般的安宁。希望自己的散文能学到一点薰衣草的风格——叶片在原野上自由自在，香氛在空气中若有若无。路过的人看到了，也许会张望几眼，喜欢的人看到了，也许走过之后还会回眸。

这套散文集，几乎收进了我自创作以来所有的散文作品，算是一网打尽颗粒归仓了。经过策划编辑于胭梅女士的精心整理，它们被分别收录到不同的分册中，“安居乐业”了。又好像一个披头散发步履匆匆的旅人，被巧手的理发师拾掇了一番，不再泥沙俱下蓬头垢面，对此我表示深深的感谢。

如果读过它们之后，一如洒在会议室的精油，让人们被快节奏舞动起来的火气稍稍平息，你比较地镇静和快活起来，我就欣慰万分了。转念一想，薰衣草精油是很昂贵的东西，不能太自不量力，自作多情了。那么，就期待它们如同乡下老汉手中的薰衣草碎叶，带给你一点点舒缓和清凉，做个好梦到天明吧。

毕淑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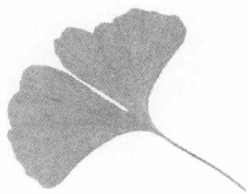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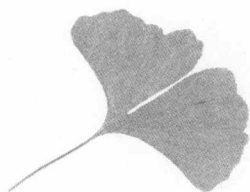
2008年7月7日

目 录

昆仑殇 /1

阿里 /71

不宜重逢 /133



伴随你建立功勋 /175

北飞北飞 /243

编后记 让快乐滋养我们的心 /28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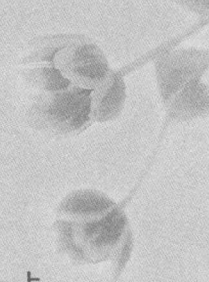
上老年的寂寞，却非生命的寂寞，这一
孤独的青春里头，有无数零落的，却决非一片死寂
的荒凉，却非从黑暗中，有千般万般的光亮，有心的
跳动，有梦的飞翔，有青春的活力，有青春的朝气，有青春
的激情，有青春的梦想，有青春的希望，有青春的追求，有青春
的奋斗，有青春的牺牲，有青春的奉献，有青春的创造，有青春
的辉煌，有青春的永恒。

昆

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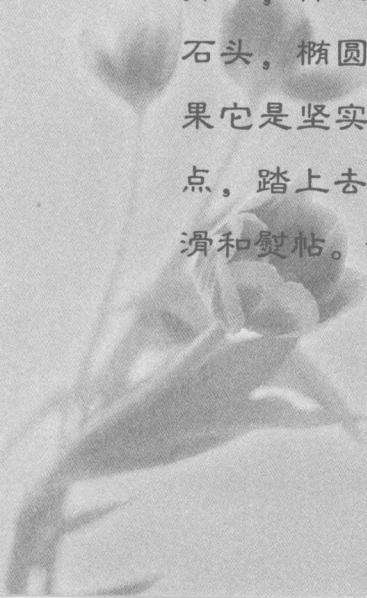
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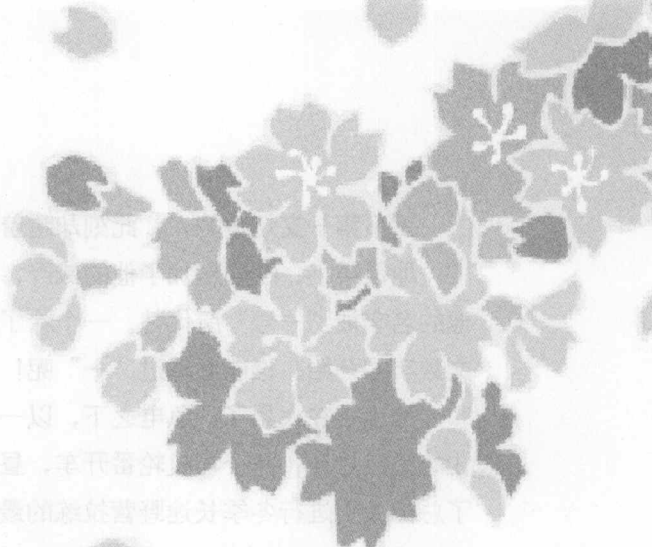




这一刻，你生命的丝线，系在你的左手上。

那儿有一道岩缝，可做攀援支点，只是里面有些细碎的沙石，务须把它们抠干净，直到触及粗糙的潮湿的阴冷的山的肌肤。你把左手五指楔进岩缝，尽量楔深一点儿，不要管指尖已经出血，指甲已经翻凸。在这一瞬间，你的肌肤要硬过山的肌肤，直到手指上的“簸箕”和“斗”同山石的每一道纹路紧密嵌合，像一套严丝合缝的螺钉螺母拧在一起，锈成一坨，任何力量都无法使之分开，你就胜利了！在这极短暂的时间内，你可以拥抱阳光，拥抱生命，拥抱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，拥抱你已经享有和将要享有的一切幸福。因为，山承认了你，它是你的朋友，你们达成了血肉相依、生死与共的默契。然而，一秒钟后，又一轮回开始，你又重新与死亡较量。在你的右脚上方有一块石头，椭圆形，褐红色，像一张烙过了头的薄饼。如果它是坚实的，毫无疑问，将是天造地设的一处落脚点，踏上去，透过厚重的鞋底，你都能感觉到它的平滑和熨帖。如果它是……





昆仑殇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第一个冬天，发射有军事卫星的国家，自高空所摄我国昆仑山地区的照片中，发现了一条奇异的曲线。这条曲线，

这是什么？

新式武器试验场？国防设施的伪装？中国人修筑的马奇诺防线？抑或又一条长城？情报人员陷入忙乱之中。待到高精度分辨仪器，经过连续动态观察，电脑显示出最终结论之后，他们愕然了。

海拔五千公尺以上的高原永冻地带，摄氏零下四十度的严寒，这些徒步行进的中国军人们，究竟要干什么？

他们等待着它的消失，或者是凝固在那里。

然而，曲线顽强地向前延伸，延伸……

昆仑防区作战室里的会议，已经开了整整一天了。

摆在铺着墨绿色军毯会议桌上的所有菜碟，都盛满了烟蒂，像富足好客的乡下人端上来的菜。散落在地面上的烟灰，薄白细腻，看得出都是些上等货色。

丢下第一支烟蒂的人，此刻却睡着了。

他很矮小，缺陷增加了他的威严，作为昆仑防区最高军事指挥官，他的名字被“一号”所代替。一个除了零以外最小的数字，又是一切天文数字的开始。谁能逾越过“一”呢！

他也实在太累了。急电之下，以一个连的兵力清雪开道，将业已封山的道路打开；两个司机轮番开车，昼夜兼程，才得以赶到军区，领受了总部关于进行冬季长途野营拉练的最新指令。之后，飞驰上山，赶到这座赭红色花岗岩造的石屋里，就这样也已经晚了。内地部队，闻风而动，为摘掉“老爷兵”的帽子早已离开温暖的营房，“拉”到野外“练”去了。唯有高原部队因拉练一项尚无先例，还在举棋不定。副统帅提出必须做到“四会”：会吃饭——必须自带生粮野炊；会宿营——意味着甩开帐篷，露宿在冰天雪地；会走路——摒弃不多的现代化运输工具，徒步负重行军；唯有最后一条容易：会做群众工作——防区内几乎没有老百姓，尤其是冬季。但前三条已经足够了，严酷的自然条件加上苛刻的人为要求，昆仑将士以血肉之躯和昆仑相撞，后果将难以设想。

空中，弥漫着烟雾。起初，它们是柔弱的，若有若无地积聚在房屋的最高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无声无息地卷曲重叠增厚，一寸寸蚕食着清朗的空间。然而一股又一股粗重的气流，依旧汹涌喷出。烟雾像帐幔一般使得所有军官们的面目都变得朦胧了。但，他们的意见仍大相径庭。

会议陷入了僵持。

记录者可以休息一下了。作战参谋郑伟良迅速浏览了一下自己的会议记录簿，随手改正了几个错别字。还好，纸面清楚整洁。语句有的地方不很连贯，个别处简直前言不搭后语。可这不是他的过失，发言者水平如此。记录惟其原始，才有价值。但他不能否认，自己对赞同拉练的意见，记得简略些，对主张灵活变通的意见，则详尽条理些。记录时不觉察，现在通篇观来，倾向性就明显了。他有点儿惶然，作为一个参谋，他是无权在这种场合留下自己存在的痕迹的。

司令员醒了。反常的寂静惊醒了他。他从略显宽大的座椅里站了起